

常磐线，日暮里，水户，去往仙台。这是鲁迅从东京北上的路，窗外不时闪现的还是那样一片海。不过我们此行只到富冈，福岛核电站事故所在地。车上森同学向我简单介绍了这里的现状，说原来的居民基本都被安排迁走，近年才渐次有人重归故土。而等我们乘上巴士巡视，森同学指了指窗外的建筑，告诉我那是小学时，我还没有真正反应过来。

“所以这些小学生现在也在放春假吗？”我不经意地问。可里面早就没有学生了，这所学校已经废弃多年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驶过的地区全都荒无人烟，所见的房屋不过是当年的遗迹。阳光照旧，但一切都眼见着不同了，不由得不震耸。养老院外还停着好几辆小轿车，透过玻璃窗能够望见客厅里的茶几，尘灰落满。连绵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像是有什么被连根拔起了，而伤口裸露在空气里仰首望天。

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，东日本大地震。随之而来的则是海啸，十几米高的浪头铺天盖地，冲溃了电力系统，反应器无法正常降温，直接造成核泄漏。辐射污染过的水源和土壤至今仍然在处理中。展馆里最触目的是各式各样的时钟悬挂在一起，却都永远不会再走一步。时间的断裂具象得动魄惊心。很难想象这样巨大的创伤要何以承受，到现在诸多文字或影像还在延续后 311 书写，包括去年从戛纳一路到奥斯卡的《驾驶我的车》。死亡是不容逾越的界限，拒斥一切无力抵达的偿还，让遗憾成为绝对。

今天的福岛晴空朗照，路面只残存些许尚未化尽的积雪。向晚登上塔楼遥望，太平洋蔚蓝无际，近岸处波涛不知疲倦地翻涌，天边的航船在斜晖里闪动着金光。使人想起乔伊斯在《都柏林人》最后写道：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，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，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。